

峨

眉

山

志

序

山水之勝以人益彰非遊無  
以得其真非文無以成其趣  
然世有馳心聲利而浮慕乎  
登臨之樂者雖日事憑眺而

於性情無少裨益此不可以  
言遊又烏足以論文乎惟負  
高世之志曠然塵表當其升  
高臨遠心曠神逸而後名山  
洞壑之奇以我胷中灑氣合

之直可與之爲一耳今夫梁  
益之山奇秀特出而峩居蒙  
晉實爲南戒之宗蓋所稱天  
下之名山也古來文人才士  
畱連山水者多矣而稽之載

身居山頂  
藉能言峩峩之奇者絕少他  
不具論卽如司馬長卿楊子  
雲之屬其文詞擅名千載觀  
其所賦不過曰絕限曰重阻  
而已似未嘗與此山相周旋

也乃若蘇氏父子世居其下  
至人謂秀氣所鍾發越太過  
艸木爲之不芳今試取三先  
生集讀之未有紀載詠謔之  
作刪其未能登涉也審矣噫

豈名山之與文人奇士相得  
而彰者固是有數乎抑其靈  
淑之氣不肯輕爲發泄將蘊  
其幽潛之致而以需其人乎  
余同年蔣太史虎臣夙負少

文之僻芒鞋竹杖遍遊天下  
名山水獨慕峩睂之勝泛舟  
金陵由荆門溯三峽悠然長  
歎徑造茲山之麓至剗一瓢  
一笠如山人道士世幾不能



以青瑣貴人物色之且其庭  
然抱病體不勝衣乃窮幽極  
險攀躋而上臥青雲之端者  
旬日於是巖壑之聳拔林巒  
之透迤雲物之兇怪與夫日

月晦明之互異寒暑氣候之  
不齊山之真形變態靡不畢  
舉目接神契洞然子中而庶  
幾得峩睂之全矣乃凌空而  
下就所謂伏虎寺者而休焉

因慨然以峩山之志是問訪  
遺遺帙乃得井研胡相國菊  
潭先生所著譯峩嶺暨吾同  
季上南遺張公玉甲新修山  
志驗之以耳目之所聽覩證

之以載藉之所傳述刪其繁  
穢標以新奇上察星躔下稽  
形勝舉凡宮室瑰麗臺榭玲  
瓏高僧羽客異卉珍禽莫不  
考核精研敘致瀟灑而於藝

文尤加意探討黜荒陋擷菁  
萃使讀者爽然心目復著志  
餘一卷辟諸紕繆妄傳之說  
歸於雅正卽古人詩句或以  
一峕興致有累明德者必友

覆言之殆夫忠孝節烈備載  
無遺繙閱之餘令人擊節蓋  
與世道人心大有關切而不  
僅爲探奇選勝者之資也峩  
山一志於是而集其成乎然

刪所謂幽潛之致蘊而不發者正有待夫太史也乃太史之登峩矚心凝形釋果能得其真而窮其趣是非留中瀕氣與此山之奇合而爲一者

豈易至是哉余自少時聞人  
談三峩之勝卽爲神往長而  
宦遊南北鹿鹿風塵不復萌  
蠟屐之想及今出撫梁益封  
內山川余皆得而主之又當



榛莽荒翳拮据不遑比聞太  
史在峩欲往從之輒復不果  
竊歎山水與人相值而得遂  
其遊覽之娛者亦自有夙緣  
而未可強也今太史生於江

南數千里外杖策遠尋而爲  
茲山成不朽之業以視楊馬  
三蘇之生其地而不得遊與  
余之忝爲地主而不暇遊者  
其於山水之緣爲何如哉是

則山靈之與太史其相須不  
可謂不殷矣余乃因太史之  
請而爲之序

嘗

康熙壬子嘉平月穀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四川  
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燕

臺羅森題

序

西蜀之有峩峩坤輿一巨鎮  
也北控三川南界百蠻并鬼  
之所照臨神僊之所窟宅雖  
祀典不在五嶽之列而功實

過之禹貢紀載而後嘗璵在  
豫張華鄴道元鞏表章精奧  
不一其人宐矣余奉

命撫蜀職在奠安嘗懼一物失  
所貽山靈羞甫下車值有採

辦楠木之役單騎叩邾探尋  
運道因得一登初地而軍務  
旁午信痛言旋其中谿谷之  
幽異風雲之變幻恍惚一寓  
目耳然以險遠崎嶇繕疏陳

請蒙

恩罷採民獲休息雖

皇仁覃敷不可謂非茲山之靈  
默相而呵護之也余性耽山  
水而拘牽官署每憑欄送目



覺三百里外雪尖雲影遙遙  
襲人襟袖欲尋古人紀載以  
當臥遊而兵燹之餘燬失殆  
盡一日川南憲副曹君持峩  
眉山志相示則憲副啓其事

而余首闕圖說出迥代胡菊  
潭相國手脩志凡例斷自蔣  
虎臣太史嗟乎茲山之在西  
南詎止比肩於嵩岱衡廬哉  
夷雁宕之勝登茲山者詎無

有好遊如尙平康樂其人者  
乎往哲無聞歌詠中絕河山  
之變增人悽感然所載古蹟  
勝境若允若燈若臺若榭以  
迄於藝文志餘刻諸几案綽

然如凌嵐霧之幽澗沆瀣之  
芬冽也宗少文曰橫畫三寸  
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  
里之遠余無俟筇輿卽杖而  
坐收茲山之奇秀焉又爲之

一快矣抑裝倉有房翰之功  
於蜀而禮祀遜五嶽說者以  
爲名山之隱逸也者

晉

康熙戊辰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四川  
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楚黃姚締

虞撰

序

大峩之高天不仰之咎人如王逸  
少以耳順之年猶歆慕不已見於  
與周益州及譏東山之書願得一  
遊以爲快而卒未諧其志蓋以蜀  
道之難於上青天也而况峩爲天

外之天乎考法象志云天下山河  
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  
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濊貊朝鮮謂  
之北紀南戒自岷峨嶓冢負地絡  
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是衆  
山爲南戒之宗矣五嶽遊艸云天



下名山太華險絕峩睂神奇夫神  
奇二字可以彷彿峩睂之大槩則  
耳目志有曰海山微茫而隱見江  
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澗  
塞山童顛而堆阜以語於峩睂皆  
壤埴也余向亦企思久之宦蜀六

載雖登峯躋極之緣尚爾有待然  
每放舟平羌江上舉首卽見峩峩  
其矗立青霄嶙峍聳拔之勢洵足  
壓五嶽而伯仲崑崙者余不及足  
遊而先以目遊蘇子瞻詩云不識  
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安

知余身不在峩峩之中不反得峩  
之真面目耶曾賦白雲堆裏望峩  
峩以見志適因公寓錦官

素徵曹憲副臺以峩峩山志相參  
訂余讀之見其洞壑林巒之幽邃  
佛光聖燈之奇幻高僧真人之接

踵宮觀樓閣之衍庶古蹟異事之  
流傳文章詩賦之陸離向徒仰峩  
之高而今知峩之大也向纔付之  
目遊而今已得于心醉也他日者  
余得躡屩而登將按籍而求焉抑  
使天下之人身未卽峩者手攜是

編可以當臥遊焉微

素徵憲副臺之殫心畢力廣蒐博  
謀曷克臻此其有功於峩岵者大  
矣管李龍眠僅圖嘉陵江山水尚  
堪豁人耳目而況於傳名勝之巨  
靈繪七天之奧府乎其足不朽也

何疑遂特言於簡端

皆

康熙丁卯歲季夏日

中憲大夫知馬湖府事山陽何源

濬梅莊題

序

杜少陵題王宰所画山水圖有云  
咫尺便應千萬里  
謂崑崙蓬壺可  
聚視於尺幅之間  
又宗炳暮年嘗  
画山水於屋壁以爲臥遊  
誠以天  
下之大山川之廣一人之足跡豈

能遍歷故於畫圖中以彷彿名山  
大川之概蓋善讀書者猶可於千  
百年以下想見千百年以上之人  
接其音容笑語如居一室況山川  
有形可攷從畫圖中見者又不如  
從書籍中見之之詳且悉也邈奈



宦跡所至頗窮山水之勝聞西蜀  
有所謂峩峩山者既高且大可觀  
頭五嶽但僻在西陲非遊幸之地  
故柴望不及焉以乙丑年奉  
命廉察是邦思欲一登其上極生平  
之大觀乃以

王事靡盬不遑朝夕竟不得高尋  
而問真源焉間有從峩峩者至者爲  
余言峩峩者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  
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峯其二  
峯相峙宛若峩峩者然自麓至巔約  
七八十里其間奇峯怪嶺則如虎

踞龍拏斷壑危巖則如蟬聯猿挂  
陰晴變幻俯看雨積於下方樓觀  
參差近見雲生於梁棟隨地畱高  
人之跡絕頂開普賢之場至佛光  
掩映則千嶂凝輝聖燈縹緲則十  
方普照誠神仙之窟宅宇宙之奧

區也予聞其言固有一峩峩在意  
中矣今 觀察曹公以名山在隸  
建南躬倡同事諸公延集名儒廣  
蒐博採輯爲峩峩山志凡峩巒寺  
觀無不悉載其名碑碣詩文又復  
各詳其事較向之傳於人者益得

聞所未聞披覽之下儼然如剗峩  
峩於几席之間飄然如置此身於  
峩峩之上凡已至峩峩者可以按  
籥而求卽未至峩峩者亦可揣摩  
而得安在不可效宗炳之臥遊哉  
然則此志成人固不可不登峩峩

亦惟此志成人又可以不登峩峩  
矣以千巖萬壑總不外此一帙之  
中殆少陵所云咫尺僂應千萬里  
者是也時余備藩西江將登舟矣  
乃爲此序以志諸公不朽之業且  
聞西江有匡廬亦復峩峩峩峩

東南之勝行將攜此志以問五老  
之真面目庶以心遊我者以身  
遊匡廬山靈想亦不我誚也

峯

皇清康熙歲次戊辰孟夏穀旦  
通議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今陞江西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布政使襄平王業興

撰



序

咎歸震川云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不本於情徒舉故事驅一世之人  
以虛文爲不得已君子傷之今

憲副素徵曹公徵峩睂志序於余  
余緬想震川先生之言而有合也

因敬謝不敏 素老索之再余復  
謝如初 素老曰公得毋以山不  
在高有仙則名今之峩峩不古若  
故不屑一言以弁簡端歟予曰否  
否憶自岷嶓旣藝蔡蒙旅平峩眉  
劉四名山之一卽與五嶽四鎮伯

仲兩間其峒堯峯律奧幻靈奇凡  
名公巨卿攀躋勝遊寓目賞心情  
之所鍾發爲文章不知凡幾經志  
幾經序矣余又何庸言哉 素老  
曰公且猶爾爾也予言毋乃慙乎  
余又曰否否咎張絃賦武庫陳琳

爲之氣殫陳壽志三國湛明爲之  
壞書王延壽賦魯靈光殿蔡中郎  
爲之掇筆峩眉有我素老梅莊  
闡其神奇鉤澁致遠無異張絃輩  
之作賦者然珠玉在御自無所庸  
其瓦礫余誠何庸言哉素老復

作而言曰信如公言吾過矣吾過  
矣幸公勿靳一言爲峩睂開生面  
可乎余夏曰否否余聞石門飛瀑  
經康樂揆剔而出匡廬桀嶂惟明  
遠壯遊而歌天台神秀有興公曠  
觀而賦至於五老玉女仙掌蓮華

以及紫霄响嘯諸名勝罔不賴騷  
人名士躡屩聚糧歷覽臥遊而後  
詩詠篇章彪炳於汗青振振不衰  
若峩睂高出五嶽秀甲九州記載  
頗詳雖蜀前經劫灰而峩睂面目  
無損毫末於天壤間又何藉余言

乎且也菊潭宗伯歷遊三而夢遊  
一故有繹峩籟之著虎臣太史曾  
寓峩山因取峩籟而增益爲志梅  
莊太守每得放舟平羌江上望見  
其矗立青霄峻峘聳拔之勢而始  
有白雲堆裏望峩睂之句至我

素老分霜建節巡彼建南峩睂隸  
在化疆脩廢舉墜集大成而山志  
備卒虎臣太史所未卒之業詳菊  
潭宗伯所未詳之勝皆震川先生  
所云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者是如  
余蒞蜀甫經年官署距峩睂數百



里而遙持籌鞅掌未得如胡宗伯  
之歷遊蔣太史之托寓僉不得如  
何太守往來平羌江上放舟遙望  
在峩睂旣不知余余亦猶未覲夫  
峩睂也語曰未同而言余與峩睂  
之謂矣與其徒舉故事蹈虛文以

貽君子羞曷若其已之便 素老  
曰公不聞禮乎禮云山林川谷丘  
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  
祭之三峩爲天下名山而適在公  
邦域之中公爲方伯殲古諸侯

王制所云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者是也予直左右公分巡南服而猶以脩廢舉墜爲已任矧公分在甸宣倘奉

聖天子命脩祀典祭其境內山川幾  
省其皆在所禋祀矣祀且猶公任

也志序其可忽乎哉余瞿然曰微  
公言余幾罹相鼠之誚矣然究未  
嘗測幾矚端倪卽言亦無足爲幾  
矚重惟就

素老教漫書其略以附諸公後

肯

康熙丁卯歲季之吉

資政大夫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布政使鐵嶺李輝祖蒲陽題

序

伏虎可聞禪師告予曰自位置混  
沌氏來一丘一壑悉具精意不得  
各公鉅卿韻士逸流而表章之幾  
爲兩間贅物茲坤輿巨鎮如峩山  
以大光明頂公爲釋氏區寓然邈

前徽窮後起聞者憂傳述之異岐  
見者慮心思之眩惑卽

相國胡公 太史蔣公以躬親神  
遊之所尚未獲闡發其秘考覈其  
詳遂致神奇面目終未大白於天  
下今始得

憲副臺曹公博文廣識細加討究  
晉倡壽梓殆再來人具宰官身而  
爲說灋者乎躬其盛者曷颺言以  
共附不朽予曰唯唯峩峩之山居  
鹵蜀峩峩之名徧域中予幸蒞斯  
屬藉楠木之役得薄遊其地覽其



卓立特峙紆迴窅窳造其極者倪  
視一切無復塵世思望其巔者覺  
天外數峯有閑冷之致而徒慕其  
異者目未及觀踵未及履憂憂乎  
難言之矣夢遊天姥罕有其匹臥  
閱名山卽不乏人使不得按籍而

求又屬終古僅事我之空志予竊  
有心而未逮也祈逢

道憲秉鉞南川事關地方百廢具  
舉爰取舊帖而增輯之遂成大觀  
在出二酉之富擴八識之緣公餘  
必不費經營以卜異日之大議論

大文章纂史續乘已先窺餘緒況  
澗仁厚澤久洽建南寧必俟志峩  
山始知其爲再來人也哉夫

普賢以前有峩山普賢以後猶然  
一峩山志峩山凡以爲峩山也非  
啓佞佛之實也有此志而峩山互

序

余童時嘗聞縉紳先生有言曰蜀中峩  
峩之秀甲於天下心竊向往焉慮無由  
而得覲僕僕風塵不知幾易星霜然中  
懷未嘗置也及初授開州通判簿書鞅  
掌勞勞

王事又幾經裘葛迨丁艱回旂讀禮服闋

之日籤掣嘉州則忻忻然私喜曰似可  
以獲我所願也詎意紅塵間阻惟遙觀  
高峯難近清涼之地終日峩山之麓竟  
未能隨喜上方也今年三月初旬

撫軍諸上臺不以余爲不肖委署斯邑  
簿書之暇乃於閏三月杪簡騎登山拜  
訪可聞和尚坐談之頃機鋒了徹恆

性堅真開拓伏虎叢林宏廠空中樓閣  
煥然大觀蜀剎無彼接衆往來僧俗日  
食不下數百可謂善迷善繼者也其法  
徒與我江南迎藏歸來願猶未已欲纂  
脩本山志書適余至而強余以敘余旂  
人何以文爲且名山福地銀色世界勝  
槩最多已先我而道悉者余何添足惟

敘其己巳年閏三月余曾到此金敘余年半百甫能如童時之願云爾

皆

康熙歲次己巳孟夏穀旦

嘉定州通判兼攝峩峩縣事范士聯泰  
茹氏

序

嘗讀冀越通云地脈向中國來者  
三支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  
大峩山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復折  
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給於吳  
閩越是峩山爲崑崙之次明矣故



有伯仲之稱又讀書記洞詮云三  
峩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  
一山也顧其山不入五嶽而列於  
四大名山之一其初爲天真皇人  
卽廣成子所居軒轅黃帝問道於  
此授三一五牙之經繼爲普賢菩

薩道場設化城居大衆三千人有  
佛光聖燈之現而琳宮梵剎踵事  
增華遐方瓣香重繭遠進遂化而  
爲釋氏區宇矣而要之峩峩固自  
峩峩也善乎胡菊潭先生之言曰  
斯山真面目不隨蓬海三淺知言

哉然往古來今事蹟變幻如騎牛  
而仙歌鳳而隱刺鱗以救黃冠跨  
虎而渡溪漲人之異也龍子可掬  
杪樞燦爛雷鳴於山腰雪積於盛  
夏物之異也洞傳伏羲鬼谷徑險  
鶻鷁鑽天空樹老僧定數百年兜

羅絲雲鋪幾千丈景之異也其他  
幽奇奧邃莫可殫述題詠記讚累  
案盈緗不有山志烏乎稽考自明  
代己卯菊潭先生遊峩已云索山  
志舊著罕有存者惟喻廣文志祥  
有山志脫稟菊潭謂其蒐羅博而

未精考核詳而不要去取臆而附  
會多尤劣於山史一卷經菊潭評  
駁其書遂不傳矣乃菊潭先生三  
次登峩著釋峩籟後三十餘季金  
陵蔣太史虎臣寓峩山始取峩籟  
稍加增益爲山志然太史被二豎

相侵艸艸卒業倫次欠楚未付剗  
剗而捐館因是尙闕焉有待其稟  
藏於可聞禪師之筭余以今

上之二十有五年奉

命分巡建南峩省乃吾隸也念境內  
名山大川不有以表彰之不可況

脩廢舉墜尤關職業失今不志後  
將無述爰取虎臣太史脫橐與宿  
士商訂重加脩飾分條晰項論訛  
者正之紊亂者清之繁蕪者裁之  
蹟無與於茲山者去之事可紀於  
迄今者增之一筆墨間而峩之山

水形勝宮觀殿剝人物古蹟詞翰  
藝文瞭如指掌燦若列眉可以備  
窺揆可以供臥遊蓋自是而義乃  
有山志矣亦以成菊潭先生虎臣  
太史二公未竟之緒而余且得邀  
靈於名山以遣曠事之譏云爾



康熙丁卯歲季夏之吉

中議大夫分巡建昌道按察司副  
使今陞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錦州曹熙衡素徵題

序

蜀峩峩爲宇內四大名山之一甲  
震旦而伯仲崑崙居恆竊心響往  
之顧蜀距三韓遠且萬餘里安所  
得龜茲枕一臥遊耶曩者蜀罹攙  
搶蒼黔危阼我

聖天子軫此一方爰出大師戡定余叨  
命監建南督軍精馳驅峩睂麓左瞻井  
絡間插空萬仞其爲南戒之宗一  
仰止甚邇也維昔艱阻備嘗冒瘴  
雨拂蠻煙夙夜無已媿乏流馬之  
術又不屑計量沙求所爲免庚癸

而資飽騰以告無罪於

簡書者方倖偷之不暇而暇於登臨  
乎哉幸而飛輓無愆膚功克奏俾  
我鍛羽哀鴻獲集安宅又烏知非  
山靈效順有以默助

天朝之赫濯也耶由是弓矢載櫜分駐

嘉陽且鞅掌匏繫興爲務阻墜翠  
微而思陟彼仍未遑也癸亥春始  
以採木之役僂遣一登其上之巉  
巖聳削水態雲光雖領略其槩未  
悉攬其全洎明年甲子夏復以繪  
獻輿圖須登高探指形勝乃從伏

虎入山竟抵白水寺舍藍輿崎嶇  
攀躋而上歷八十四盤而後登峯  
造級俯視羣山纍纍然先我之人  
著名七重天至遊目而信不誣於  
以觀封疆之易險辨大牙之繡鎔  
目所繫者口得而諮之心所會者

手得而劃之成竹固已在吾胸中  
矣至若名剎勝境懸巖密室以及  
煙霞之變態氣候之迴殊羽禽花  
卉之覘睨芬郁有目之而鑿諤耳  
之而神移者不且快然矚慰也哉  
雖然我之有得乎山前人必有先

得而傳之者聞所悉不若見之真  
而今所及不若古之備顧安所得  
志乘一考證之乎伏虎禪師可聞  
瞻顏而會出其所藏曰此山之志  
橐也舊志之者不一家胥劫於灰  
燼今欲此付剗剗氏尚以囊澀未



遑余受覽之爲蔣太史虎臣手著  
噫嘻太史固薄軒冕而事汗漫之  
遊者乎何其不私已遊而樂與天  
下人共遊之又不獨樂與天下人  
共遊且樂與天下千萬世而下之  
人共遊之耶嘗論子瞻子美生於

蜀而不獲一遊爲遺恨是知與名  
山有緣蓋亦難之矣今得斯志剗  
可以見見之卽見志不見山者亦  
無不可以不見見之也於余心不  
猶愈快慰矣夫遂欲從請倡捐以  
梓適膺

簡命復除黔中凜乎其不可留也而  
功因以不果猶望來於同志哲人  
建刺斯志其功其名不幾於此山  
此志共不朽而傳諸

皆

康熙乙丑之歲嘉平上浣穀旦

四川分巡建昌上南道按察使  
司僉事今陞貴州通省驛傳督  
糧道布政使司叅議三韓傳作  
楫譔

序

甚矣峩山之靈大哉宇宙中慕名  
來朝者闢雲棧渡三峽竟不知有  
蜀道之難也霖山左清源人已郊  
冬由銓部引見

軋清宮奉

息馳驛來宰此土兢兢業業惟以養  
士安民吏治薄書不勤不慎不清  
早夜自懼雖日對名山罔敢率自  
登臨寸晷之暇未嘗不仰止久之

喜庚辰秋奉

撫軍祈晴峰頂遍覽上下因有觀

止之題今經三載每不敢率自登  
臨者素稔山高天半磴道崎嶇如  
觀心鑿天梅子諸坡險巖至極最  
苦攀援曾令同里李張兩善士董  
脩峻路紀有東崑之額於白龍洞  
自茲南北遊者雖登高臨深得扶

欄引磴即風雪凜冽亦可順巖而  
下薰有乘輿而上者頗覺康莊但  
夫役云勞亦從而憚之霖是以不  
敢率自登臨也然而山之靈尤不  
爽壬午冬 撫軍貝來 提督岳  
來 建南使羅來導引 海大人



來  
吳大人來  
德公喇嘛來皆  
奉

天子命來自峰頂以下

御匾鱗鱗賜光相寺慈燈普照

天顏咫尺也賜藏經閣玉毫光

宸翰燦爛也賜卧雲菴野雲近

帝鄉也賜洪椿坪忘塵慮示

天心也賜伏虎寺離垢園昭

天章也賜雷洞坪曰靈覺以覺世也

賜二坪曰善覺以善世也又賜字

幅疊疊如宿世身金粟諦現相說

法也洗鉢泉初暖喝對境出塵也

錫飛常近鶴傍

龍飛也挂衲雲林靜依

慶雲也釣艇去悠悠將來作舟楫也  
何所問津梁異日期詔對也絕頂  
來還晚日前

紫微星動也是

天子之光亦我山之靈也靈躬逢其  
會偕我邊守戎王永福得隨登臨

回憶

君門萬里天末邊城不有我山其何

有

御筆遍灑其何有勞

內外大臣而至此乎正千載一時不可泯沒霖知斯土除立碣謝

息外爰緝山志而登其首使僧知珍重而登山者覽快亦知山之靈云

嘗

康熙癸未歲季夏日

賜進士第知我眉縣事清源箕霖雨

亭拜序

後序

余先君子受知於蔣公嘗詔余言  
蔣公學問淵源浩無津際著述之才殆  
有天授意其爲再來人耶後果尋峩山  
之巔遂解簪纓長隱於伏虎寺以終而  
再來人之語夏僕可驗山志乃公遊山  
皆校讐自屋野形勝高人方物以迄於

藝文纖距不遺簡約備舉余奉

命尹洪復代庖守嘉州適伏虎禪師與我  
執公所輯志丐余一言余惟名山大川  
名公碩輔遑遑寄遊履以娛心悅目極  
宇宙之偉觀舒心意之曠適然過而忘  
焉雖領畧旨趣終令山水笑人俗也卽  
意之所之擗筦濡毫終不能述其一二



則亦聽達事之就荒已耳公獨憫澗壑  
之幽潛吊林巒之失軼慨古人之湮沒  
不彰而佳文妍咏之鞠爲榛莽也雍其  
繁蕪採其菁華嗽其芳潤彙爲一編令  
觀者極目而忘倦若摩吉輞川圖之能  
瘳痼疾也秉燭讀之如涉虎谿歷涼風  
橋過歸雲閣玉女峯而陟石船也如遊

洪椿坪中峯寺飲玉液聆響水觀雙飛  
橋應之光相而見真人大師之呼應而  
對奕也如崎嶇九嶺岡叩九老洞坐蓮  
花石噤聲於雷坪而擾龍於池採魚於  
穴也如經天門憩井絡見大圓光照自  
身影聞佛現鳥捫參歷井而欲追普賢  
鹿跡於雲窩也極樂中宵不知申旦乃

歎然曰我着之勝甲天下非公爲鉛槧  
其孰與傳之於是乃憶先君子示余之  
非私言也感而歎息遂書於後

皆

康熙己巳歲如月朔日慈湖胡挺松澹  
亭氏書於嘉陽官舍

志餘序

昔逸少先生志遊莪而卒不果恒太息  
緣之未足納每服膺其言及成莪志而  
益感慨係之顧山之於人與人之於山  
洵有緣也哉太史虎臣蔣先生木天顧  
輔一旦塵視軒冕扶舁來莪止蒲榻於  
山寺出其奚囊所貯莪山志稿與納訂

以見聞風雨晦明兩易寒暄成帙一十八卷而志餘一卷尤叮嚀旨趣言言金石字字醍醐起茲山從前之所未有而一一開其面目山願於太史有前緣耶不然太史初何涉於茲而乃歛其散逸以集其成寸寸而累早已脫稿於燃藜天祿度日花磚珥筆不遑之秋且卒如

其意來止忻忻也觀其回首一偈謂茲山之老衲再來而前緣爲益信矣嗟乎衲昔當蜀經灰劫餘具帆萬里來禮願王山水羈人若逢吾故于伏虎古蹟不惜頂踵薙草開林爲願王廣太行數十年間未敢少懈招提大槩始觀厥成溯洄壯遊曾幾何日而今且倏近桑榆質

衰蒲柳矣讀太史遺編兢然度恐以  
緣爲太史羨者徒亦以緣爲太史謝之  
幸荷護法諸大檀越善太史之勝因  
覓以棗梨授之剗剗俾與山靈同貞不  
朽竊幸太史有願克諧矣然則太史豈  
僅與山爲緣而山又豈僅與太史爲緣  
哉今而後後戒禪身廣衆力者欲有

以各證其緣卽以斯志爲龜鑑也可

昔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菊月伏虎衲海源

識



峨眉伏虎寺僧臣照裕領

御賜金剛經壹部

金字心經壹部

藥師經壹部

匾字

離垢園

字幅壹章 題曰

宿世身金粟初因社白蓮  
瞻依神八萬接引路  
三千果結菩提樹  
池分阿耨泉  
魚生能自悟  
雨似散花天

僧詩

伏虎寺寓僧臣德果頌

御賜字幅二句題曰

到處花為雨行時杖出泉

善覺寺僧臣元享頌

御賜金剛經壹部

大峨寺僧臣常舒頌

御賜金剛經壹部

字幅二句題曰

洗鉢泉初暖焚香曉更清

洪椿坪僧臣圓瑞頌

御賜金剛經壹部

藥師經壹部

匾字

忘塵慮

字幅二句題曰

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鷗

白龍洞僧臣祖元頌

御賜金剛經壹部

字幅二句題曰

挂初雲林靜翻經石榻涼

毘盧殿僧臣德敬願

御賜金剛經壹部

藥師經壹部

字幅壹章題曰

釣艇去悠悠烟波春復秋  
惟將一點火何處宿

蘆洲

雷洞坪僧臣慧植願

御賜金剛經壹部

匾字

靈覺

金殿藏經閣僧臣照乾領

御賜金剛經壹部

藥師經全部

匾字

玉毫光

字幅二句題曰

絕頂來還晚寒窓睡達明

卧雲庵僧臣照玉頌

御賜匾字

野雲

字幅壹章題曰

何所問津梁行行到上方  
天香飄廣殿山氣宿  
空廊石漱泉聲細林穿鳥路長  
踈鐘沉淨雨坐覺俗情忘

錄僧人詩

光相寺僧臣普震領

御賜金剛經壹部

藥師經壹部

匾字

慈燈普照

時

康熙肆拾貳年歲次癸未陸月望日載志

峨眉山志目錄

一卷之一

序 修山志說 山圖 圖說 圖頌 凡例

星野

卷之二

形勝

附

峯 坪 峽 山道 水道

溪

壑

溝

池

泉

井

卷之三

寺觀

附

橋

坊

塔

院

樓

閣

亭

光燈



二卷之四

高僧

卷之五

神仙附隱逸

卷之六

方物附珍異

卷之七

典籍

卷之八

古蹟附書畫 災祥

三卷之九

藝文

記

碑記

四卷之十

藝文

序

卷之十一

藝文

塔銘

卷之十二

藝文

贊

頌

跋

尺牘

賦

卷之十三

藝文

唐詩

宋詩

元詩

五 卷之十四

藝文 明詩

卷之十五

藝文 明詩 清詩

六 卷之十六

藝文 清詩 馮

卷之十七

藝文 僧詩

卷之十八

志餘

修山志說

名山可以神會不可以目窮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傳  
言傳者其迹耳而山之精靈不與焉要其迹不可以  
不傳則言固未可廢也肄樽棲霞飲谷方外自遣素  
奉教於

梅莊何先生一旦先生以

憲副素徵曹先生之命舉我眉山志下商樽媿謏劣  
罔所識知然聞工人之治器也遇大器必專心致志  
畢思殫慮以治之故器可成而不憂其窳敗我志之  
役大器也於是細加參考字斟句酌釐正倫次汰黜

影附分別條項校訂訛舛增益新聞每條以小序數語引其端俾便省覽凡以敬愼厥事庶幾以言傳者不至言之過而流於溢言不及而失於隘焉耳

古戎後學朱肄樟謹識

峩山圖說

井研胡世安大學士

西南屹然摩漢首記峩眉襟岷嶓而帶江涪遠窮天  
竺近矚蜀都陰壑陽岩雲谿風洞朝莫而冬夏降陟  
而晦明花卉別鍾禽虫畸類琳宮瑤觀錯飾其間逸  
客騷人迭相盟主洵坤輿鉅望也意接口得而宣之  
有遺音矣目涉手得而繪之有遺形矣神交手與口  
得而億中焉馮有出人意表者則天機離合之因也  
余旣集衆言以測厥蘊先茲圖以畧厥儀三百餘里  
郭廓直欲尺寸規之以引游緒可謂操約而願奢矣  
世有崇城外觀者小中見大略處稽詳則第七洞天

法界可決皆內之矣又何必策筇西極置身兜羅懸  
雲表也客竹主人題

圖頌

雲間李尊美

二儀分位流峙各事鍾爾峨兮上應鶉首下帶龍莖  
睇岷嶓兮權輿南戒游踪罕屆仙隱邁兮相巽封山  
如蹠啓關侯逶迤兮絲雲冠椒環霞競標態利那兮  
莫雨匪嵐莫唄匪菴歷嶠嵯兮耳而目之久而倏之  
引輿舵兮吮毫圖畫聊以意遊絳漏多兮

圖說

西山張能鱗道上南

蜀山峨眉稱最峨峰天門爲奇蓋山以肉勝獨茲兩

石對峙矗插入雲歸然峭拔此山之真面目也若雙  
飛橋更爲絕勝黑白二水盤繞澎湃而出翠微天一  
地二生耶成耶滙而爭趨於壑以峽偪不得遽遂其  
性中有巨石如心而水勢湍激噴漱石上洄漩不已  
觀此而果行育德洗心藏密之理思過半矣因改名  
爲洗心石斯圖繪所不能盡者故表而出之











洪橋坪



忠寺

王接

橋

洗心石













佛



邑人馮文相寫



峩眉山舊志蔣太史凡例

一修山志與郡邑志不同是編凡關係山中形勝僧家典故雖細必書其有高山大川琳宮寶刹不係峩山地界者一槩不敢妄入

一 是編原本并研胡閣老譯峨巔兵火之餘山中片紙隻字俱無其書所載不忍一字遺失所輯前人詩賦俱經壽梓其餘憑仗別集網羅及各寺僧抄錄名賢題咏者僭妄刪去十之一二非敢立異亦以成美云爾

一志以徵信不可貪圖怪異摭成編如上林橘柚

芳洲杜若取快一時貽譏千古是編凡禪宗仙伯  
非確在峨眉修真養性及投筇飛錫過化此方者  
不敢妄入其餘土產方物除茶笋之外如雪蛆空  
青放炆石雷威琴之類古有是名今無是物恐後  
人傳訛襲響重爲地方累特爲剖白纖悉識者辨  
之

一 我眉雖係皇真道場近來人亾觀廢杳無踪跡欲  
問舊時投道升仙等勝地茫然不知其處雖有宋  
王坪軒轅觀舊址一望虛莽不敢妄爲增飾恐有  
道家眞是有心星漏將來移玉入山當自知之耳

一 是編除原本釋峩籟外止據四川總志及嘉定州峩眉縣志蜀中廣記等書取裁不廣考訂不精止可爲名山畱一影像耳

一 峩眉山道前後名賢游記開載甚詳然亦有蠟屐所過親攜筆札登記者亦有事後默識記一遺十者又有傍詢住僧及輿徒皂偃者言語錯亂頭尾倒置或將歸路認爲去路或卽一處指爲兩處今皆一一咨詢考訂詳明以後登山如聚米書裙免致車中指視頗稱快事

一 舊志遺史無從考訂謹據峩眉縣志所列山水無

多至山中老僧傳說半多附會如一青蓮峰分爲  
二峰曰大尖曰蓮花一井絡泉稱爲五處曰聖水  
曰觀音曰通精曰半月又名賢遊記中有本無是  
山偶憑耳食便登掌記者如大歡喜亭八十四盤  
上有杪蘿坪查杪蘿坪在千佛頂後與師子羅漢  
等坪同列若初登頂時並無所謂杪蘿坪者如以  
杪蘿得名此花遍滿山頂如秦廬粵鑄何處無之  
華巖閣圓通庵全無影響今皆一一改正前人有  
想亦喜稱起予耳

舊置庵堂寺院名目極多滄桑之後金壁瓦



礫梗梓梧丘不敢盡爲淹沒僅畱虛名於楮墨之  
上然在愚見不問孤居侶處現前佛屋連椽接棟  
儘可爲容衆棲身之地不必又拘興復之說再圖  
培植徒費精神是在高明毅然作一豎利竟義可  
一志成每苦上臺敬取爲往來應酬之用僧家拮据  
楮蠟供給工匠酒食之類轉成大累今當預啓當  
事凡欲取志乞搗紙墨及工匠飯食入山自行印  
刷似此功德勝比尋常供佛飯僧十倍也

康熙十一年壬子仲秋望後四日華陽山人蔣超謹

識